沸明沸措

單

弗明弗措

己卯國婚後龜柱父子與漢祿等一種不逞之輩相議以為今此國婚聖意必有所存見今東宮病患之如此中殿若有斯男之慶則易樹之事易如反掌設或不能誕育若離間殿宮搖動儲位選立宗室居定策之功占外家之親長享富貴此正其時乃內行覺諛無所不至於辛巳授書之變而兆矣密賛中興之句而著矣所謂辛巳授書者龜柱於辛巳夏間上書英廟以為東宮西行大是失德大臣之不能諫止箕伯之不為上聞供無鄭請切責東宮亦治諸臣而被英廟嚴斥

者也所謂賽賛中興者漢耇於私覿時備陳 景慕宮過
失仍請復政兼下處分故漢耇死後 御製祭文有曰半
夜前席賽賛中興者也且死嗣之術靡不用極至托鄭日
煖使其族弟昭煖祈禱於名山大刹多費錢布以冀僥
倖畢竟渠輩之計兩無所成而某年禍變之後 世孫復
居 儲位則渠輩一邊憤恚一邊落莫龜孫乃倡出千萬
古為人臣子所不忍萌心所不敢發口之十六字凶言漢禪忍發
此凶言於洪州荻山金氏廣會稠坐中而金氏少年輩雖皆聽之此是口不道之
說默無一言各歸其家言于父兄後又言于門長金時燦則大驚痛駭曰龜柱
漢禪輩今則逆鄭昭〻矣因為警戒子侄以分棟忠逆而知之當付云爾
曲成義理公肆談論宣
布中外誑惑上下以至流入於宮禁蓋其心以為 主上素以積

難平之 聖心若聞過不得之公論則 世孫之位必可以撼宗
子之立必可以行定策外家之宿計可遂顓國用權之遠
圖可諧乃攘臂抵掌瞬目揚眉非徒騰諸言語亦復
播之書札國言喧藉人情洶懼聞者莫不髮豎而
膽掉爭欲磔而口臠從古亂逆何代無之而豈有窮
凶極惡至悖絶悖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必誅如此
輩者哉終因 殿宮慈孝之篤摯亦賴 宗社祚籙之靈
長幼論卒不得行 儲位永鞏國勢復定則渠輩恨其
謀之不遂忌外戚之有歸乃與鄭妻母子議曰 思悼有
罪其子固不可承統顧今 聖心難回莫可着手毋寧使

世孫出後 孝章自絶於 思悼且令洪氏不得專外家
之名乃以後日追崇 思悼入廟并列之意激動 上心
以成甲申春所謂正宗統之變嗚呼尚忍言哉 帝王家
統緒與匹庶迥異 世子無後而死而次子緝為 世子則宗
統已絶於先亾之 世子更歸於新立之 世子所謂 世子
之世字即緝世之謂也今若無後之 世子猶傳宗統之
名有子之 世子反失宗統之緒則是宗統可以人力與奪
亦安用於 世子之世字耶然則雖使 景慕宮終踐大位
宗統猶在於 孝章耶 孝章無後絶統 景慕宮緝為
世子聽政監國十有四年又有 聖子則 景慕宮雖不

幸早薨 世子之名自如繼 景慕宮而承尊位者又是
景慕宮之孫繼〻承〻之宗統不歸於 景慕宮而將
何歸乎遍考前史以世子而或夭而絶其統者有之矣或
廢而削其名者有之矣未有其位如故其子繼立而移
統於他人之事此皆竊賊挾鄭妻而賛成者也若曰追崇
本非美事不必為之云則不須多言而今此諸賊之說則不
在於禮文之可否而其言直以 景慕宮得罪 英廟不
可入宗廟云此渠輩所謂義理也故至有近年逆淳所謂
邪說肆行請褒前諫臣之奏若欲杜所謂邪說則請褒排
斥邪說者則猶可成說今欲杜邪說云而乃反請褒前諫

臣者厥皆何在其心以為　景慕宮失德難恕諫書猶在
得罪　宗廟不當追崇若褒前諫臣則　景慕宮有罪不可
追崇之實自著而邪說可防云也此是龜柱先發大明律之
凶言而其徒互相傳襲以　景慕宮有罪不可入廟為一副
大義理之餘論亦豈達淳之始創也嗚呼　景慕宮當
日之事全由病患一世之所共知而渠輩則謂以非病患
而必欲歸之於罔測之科故　景慕宮尚冒惡名長在黙
昧之中此余與　先王所以懷痛窮天終身泣血而不忍與
此賊輩共戴者也渠輩手勢已犯贓案具在莫可自擠
容但已而保護　世孫之家莫如洪氏若有洪氏無以搖

撼 世孫故思所以湛滅洪氏以把 世孫伺間抵隙禍心犄
犄攀蹊鑽逕急謀密〻之際適有己丑事出矣渠輩躍
雀而起酌酒而賀劇盜憎主反肆荷杖之訐窮寇噬人要
生掩跡之圖乃嘯聚失志怨國喜事樂禍之徒收攬贔
屭不靖蚤蠢無識之類威勢以脅之名利以誘之官爵以
籠之貨財以啗之面目疎而新附者曲為禮士之容佯作憂
國之色肝膽結而深交者直舉宮闈之事明指殺活之機歸
於一世曰洪氏得罪 東宮東宮所不悅攻洪氏則 東宮必
樂聞而吾輩反為 東宮所喜之人不但前日罪犯之可逭
亦當他時榮寵之不替一國波奔舉世風靡恩讐齊力

遠近同辭并為一套牢不可破於是龜柱與其父漢耆
為渠帥漢祿與其子觀柱為羽翼鍾厚與其弟鍾秀
為謀主原謙與其母鄭妻為內應履煜與其族日煜
為前鋒儀之與其從煜之為突擊煜億與其叔德相為聲
援兼以沈履之金尚默俞彦鎬具庠等號為十學士者
稱曰攻洪黨表裏糾結左右協助初買鍮賊之頭綢假國
榮之手末乃秉國家之不幸欺孤寡之無知恣其胷臆飲其
意慾始於庚寅中於丙申終於辛酉首尾三十餘年惟以
攻洪殺洪為事大禍滔天流血千里餘波漫漫至今懷襄糜
爛決裂烈於洪水宗國之危凜如漏船洪氏一家之死生

存亡姑不足道究其設心造意之本行凶作惡之根則專
出於凌誣景慕宮除去我　先王戕害余身屠戮余家
援立八面不知之疎族斬絶六世單傳之宗脉由是而渠輩
無道無將不奪不厭小則資讒元衡之亂政大則王莽楊堅
之移祚即次第事耳若昭暴罪惡明正典刑則雖千剮萬裂
沈宗夷族尚不足以稱其罪而當其刑顧今諸賊自干天誅舉
伏邦憲無一箇倖免者亦可見乾道孔昭天綱不慝而第積威
所刼人皆顧忌非不聲討而終未能探本溯源斷罪定律真
贓尚在似明不明之中衆情亦涉其然未然之間國論無以快
定民志莫可底壹淄澠無亦薰蕕不分忠逆相混邪正交

爭漢面胡腸惠言跖行者亦復叅錯於衣君食君之列認
賊為子養寇遺患貿貿焉莫知所之駸駸然載胥及溺四百
年　宗社不知稅駕於何地思之及此寧不凜然寒心而繡之以
痛哭流涕也又有絕可笑者鍮賊之謫於黑山島也金若行先
謫在彼問鍮曰君以鄉儒何能知朝廷事而論洪相乃爾也鍮
曰吾何以知之吾欲論裕昆錄事而上京矣為沈儀之宋煜億輩
所誘反上攻洪之疏竟至重刑遠配非我本心極為悔恨故來此
後作自悔文一篇云而出示於若行若行謄其文而來吾家人得
見之吾亦見之鍮以愚氓不諳世情徒恨見欺直說於若行如
此渠輩所謂混臂持斧之直士固如是乎龜柱之所募得者皆

此類也　先王嘗謂余曰外祖為御將時別備銀屢萬兩依封不動以置矣漢者為大將時與其子龜柱盡出此銀遍餉窶人子把作殺外祖之募軍價誠可究憤為教鍮亦哺此銀者之一也寧不痛哉龜柱壬辰之疏雖是欲殺吾家者而所謂如是〻〻之說即關係追崇者其意以為　英廟若聞此則必當殺洪家而又以東宮與之酬酢於此事　俯責則　東宮亦不知至於何境此是雖閒　殿宮一矢而鏑之訣而庚寅年間撫養積也形跡殊常人皆竊疑及丁酉之獄積之妻父趙岷以龜柱欲推戴積也為供渠之自欲推戴而謂人推戴者豈非春雉之鳴乎龜觀鍮履輩所誣者其說有四一則某年一物事也二則裀禛事也

三則如是〻〻之說也四則丙戌人蔘事也一物事
先王誦　英廟執手之教證當身及日之親先賜先親
之札後批履煖之疏〻批固世人之所共見至於賜札則曩
在辛卯九月我先親承　嚴旨屏處高陽也　先王下
書有曰外祖為國血忱可質神明無愧古人者自有一世之公
議百代之公言千奇百怪可驚可愕雖云無限究其本心公
耳國耳外祖當日忠誠可以永有辭於萬世何恤何疚
云〻又舉當身　下教於金漢耆者曰某年事十三日申時
聞因極之物命出於外廚房始知有不忍言不忍提舉措
余進往文政殿則自　上縷〻下教仍命出去余出坐於文

政門外王子齋室簷下其時過申時已久矣始聞奉朝賀來到闕下氣窒云故余出送余所服之清心元以此觀之因極之物自　上先思而非奉朝賀之先參者考諸時刻先後自可昭然知之伊時自　上處分出於為　宗社則以聖意斷之然後義可明於萬代雖為子者至痛自至痛義理自義理之故支撐生活矣若云臣下獻之自　上聽臣下之言而處分則不但為　聖上歉德之歸大義理其將掩晦大義理若掩晦則生在世上亦無意義豈非因極處乎云云以此觀之一物事之無干於先親一言可破不待更卞矣祔禫事則先親處無嫌之地抱至公之心追念　小朝骨肉之遺深憐

渠輩依歸之無且慮為人所誤易致狼狽仰達 英廟畧加
撫誨此實我先親視國如家矣公忘私卓然可匹於古大臣
之事而豈意凶徒把作奇貨揑做巧譏不徒曰將為日後之階
梯乃直云方圖目下之推戴龜柱德恩厚謙指使漢者眩
惑 聖心驚動 宸聽至有移蹕扈衛之舉將售即席戕
殺之謀倘非 先王之力陳感回稍緩禍機則先親必當不保
而彼凶輩以余為罪人之女以 先王為罪人女之子式云怨
懟 聖躬或云翻覆某年百計甚間萬端危逼竟至廢黜之
境而仍成渠輩之素計者明若觀火如是則 宗國雖欲不
亡得乎雖執路人而問之先親舍其外孫而有異心於庶宗

云則其將信之歟否歟蓋此事天理人情之所必無史牒世變之莫可比特以渠輩凶肚逆膓一生醞釀者故以己之忍反以誣人造此無形跡沒把捉夢寐不到意慮不及之言粧撰揲捏轉輾鴟張弄成辛酉凶變以所未得稔毒於先親者緣坐於叔弟以實當日之誣以快積年之憤痛矣冤矣尚忍言哉然渠輩之意非直出在於殺人肥己之詐實是在於覆社稷國之圖則此乃宗廟臣民萬世必報之凶讐非洪氏一家之私仇也人參事自初落空不須更論如是如是之說曾於己巳季弟疏中已有所詳暴者今不必加置而大抵語脉之不如此雖三尺童子可以亦之且有一言可明者

酬酢之時吾既同坐先親對我而謂吾子曰將有推戴之事云則雖父女之間吾心其可晏然乎當句內語不成說人事上全然不覩即此一節可以言下即白頭何待縷縷費辭也所謂四件皆是無倫無根千不近萬不似者而猶曰先親有罪者果何據乎先親身都將相佩國安危平日活國庇民捄瘼蘇世之殊勞茂績塗人耳目不待陳述而最是當艱虞之會任保護之責歷險履變蹈危茹苦翊 聖儲安 社稷使我國家得有今日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奠洪基於磐泰綿寶曆於萬億而凡今戴天履地喙息含血之倫亦得以拯拯而奠席安生

而樂業者莫非我先親之功則先親以若地處以若勲勞不蒙廷世之酬獨抱難興之冤雖使後世尚論者言之猶當論世而興嗟傷惻而慨惋況為其子而如余之心乎以此之故　先王晚年益知先親之誠忠深燭彼輩之情狀非不欲洞然明諭赫然嚴處而事有所難時姑非宜乃於奏書一事先示　聖意蒐羅抄錄修葺編摩手自考閱親為增刪屢易寒暑不憚疲勞及其書成親製序引凡六十七篇奎藻煌煌雲漢倬昭闡揚發揮無有餘蘊又下　御札於　叔弟有曰為外王考效誠之方在此一舉予自以為在公無憾在我有辭公之誠忠亦得以

籍此益彰云云 聖念之曲至 聖恩之隆重固是前古人臣所難得者而如使先親一毫不概於 聖心則 先王必不若是其矻矻斤斤弗明弗措也由前則幽徒之誣罔如彼由後則 聖意之勤懇如此先親之有功無罪幽徒之稔惡肆凶便可庇詞而剖豈待智者而知乎所謂己丑事者實是根柢果有委折聞世人每疑洪氏若無罪則 先王必當力護而今乃一任踐踏少無愛惜洪氏得罪 東宮之說不為無所由至于今衆惑未解多口難防雖極傷心余安得不詳言而明諭乎往在己丑春 東宮假顏一儀賓出入頗數陪侍稍近鄭妻一日委來言于余曰

世孫惑於儀賓〻〻挾掖隸行事乖悖　世孫不能
禁止反與之昵狎掖隸輩恃勢肆氣作孽多端其
為貽累虧德當如何哉試思昔日之事豈非始備於
親近掖隸乎　世孫血氣未定又復親近掖隸以致薰染
則此將奈何　大朝若俯聞某年必當復出此豈非萬
萬恐懼處乎至情所在如是仰達須詳報領相杖配
掖隸等則非但為　世孫地　大朝亦無俯聞之慮禍未
大而先制亂未萌而預消豈不好乎密〻細〻重言複言非
止一二次除之平生至痛在於某年以前不能善導事
由掖隸雜流誘引漸漬轉〻至於罔極之境　世孫之

為聖為賢余之企祝萬倍恒人而鄭妻之言忽地如
此余以白直之心以為鄭妻有誠於世孫故其所憂歎
應是欲其其盡善盡美之意孰料出於假托此事欲為
離間母子疎薄外家之計哉其年復出之說聞已體
栗且鄭妻為此言而余若不應則鄭妻必當欲實乘
言轉達宸聽釀成大變亦不足惟余則認出憂愛少不
疑慮一心惟恐膚失之漸加聖聰之終及着急因措至
廢寢食作書先親要治掖隸先親初則峻拒以為不可
余絕穀泣懇判以死生屢日往復不乃勉從密議清原
邀托趙榮順以掖隸等助儀賓橫罹之罪移刑曹

散配仍為上書　春宮反復勉戎余之區區苦心先親之
斷斷血忱亶在於庭教闕失裨補德性欲使微瑕不
存仁聲益播而已母子至情固無論只以先親言之
以肺腑之親居股肱之位雖在　大朝之前亦將效折
檻牽裾之風何況凡係　東宮學問勤怠之際事為
得失之間尤當盡心極力竭忠輸悃隨處責難就事
納約自是當底道理有何一毫他意於其間哉鄭妻
以凶譎之心行反間之詐向余則有若隱憂永歎赤心
獻誠對　東宮則揚言曰此胡大事如是擾亂無人不
知無人不聞外家若有情則固當掩護之不暇而豈忍

暴揚　東宮失德至此之極乎譏嘲毀發無所不至
東宮時尚冲年智思未周一則懷慚於掖隸之仗治二
則被激於鄭妻之衝動其時盛怒有不勝言事過
追思雖不無難安底意而余與先親信心直道俯仰無
怍一片苦衷惟許天日之照臨悠悠之利害禍福遑
暇恤哉旋復妥帖母子之間少無纖芥然際當厚譴
與龜柱合力害吾家之時故厚譴傳於龜柱所以有洪
氏得罪而　東宮不悅之說者也　先王中年以後深示悔
悟余若語及此事輒憾然曰此是少時事忘之已久外祖
必欲納我於無過之至誠今乃大覺丙申初隨順下語無

所顧藉者到今思之悔懊莫及云云由此論之我 先王之克己觀理不難自屈固是歷代帝王所未有之盛德而我先親當日之事雖使古名碩當之尚或難之彼凶輩之來隙肆譏釀成無窮之變者豈不凶且惜乎此事實羣凶憑藉之器械衆人疑惑之關捩故忍淚泚筆如是敷錄俯仰今昔只增嗚咽而已鄭妻之設此計亦不無所以吾家與厚謙之家趨向雖殊戚聯與同事勢所牽不能失勸可謂有恩而無怨矣自鄭翼良沒後鄭妻無所忌憚厚謙亦復狼毒既被凶徒之誘且生攬權之意思傾吾家自擅一世乃其素所蓄積也決科未幾到戊子秋厚謙年

始二十矣其母要余請于先親送言首相金致仁圖除水原
府使余書報先親則先親答曰送言非難而水原是畿輔關
防重地統領五千兵馬今若以纔二十小兒差送則是負國
家也亦非為渠惜福之道也堅持不從鄭妻母子以此含
憾益與龜柱輩打成膠漆而吾家之禍尤不可解矣至
於京年事自當付之公議余何敢干涉於其間而 先王
痛寃在心卿恤茹恨三十年如一日每告余曰雖為 宗社
黽勉居此位而脫屣千乘寤寐若結忍待甲子 元子年
至十五必當傳位釋負安養晚境而吾母子平生所未
從為之至痛至恨其將假元子手而成就貪位之非本

心可以明矣倫生之為深耻可以洗矣予則受　英廟之教
不從為之今日諸臣奉承予而不得為者義理也元子
則承其父之志而得為之他日諸臣奉承新王而得為
之者亦義理也義理非一定之物隨時得中是乃義理
孰敢有異議也為人君非樂也為人君之父乃樂也為
人君之父非樂也為人君之父而得為其身所不得為而
孝於親者真樂也予母子倘能獲覩此慶其樂容
可量乎　元子生於六月十八日誕辰且渠雖幼景慕
宮事必欲詳知其誠懂懂此必皇天憐憫欲成　景
慕宮事而發願以生此兒者也其時則我　慈宮受

孝養當勝於小子之時而外祖當日護儲安社之忠誠必當昭著快聞無復餘恨謚歸亦當改以忠字家國俱榮共享太平人欲天從豈無其時乎天語在耳仙馭已邈獨此窮老子然留世每思當日之狼狽不禁血涕之交迸也

鍾秀之必欲吾家亦有其由鍾秀與其兄鍾厚即先親從妹之子也鍾厚妖邪憸毒殘忍驕訐鍾秀傾危凶險惛妄虛悖素以蕩平家子弟不為士流所與渠輩長懷悒怏之心偏主慘刻之論矯情飾行為世指目先親視從妹無異同胞之故視渠輩亦同子侄時有誨責之語渠輩

心懷慍憾至作因松禁待罪之舉先親尤加駭愕未嘗假
借其後鍾厚濫通諮議先親偶以公議言其通擬之輕
遽渠兄弟含怨次骨誓以見血鍾厚以貂燬爲媒先結
龜柱鍾秀以具庠紹介又通厚諭以此之故鍾秀叅川縣
監辭朝時英廟神中親出草綠紬以賜苟非夤緣龜厚
日以渠姓名慣徹 紲纊則鍾秀即所謂不識何狀者安
能有此非常之私恩乎大抵國榮鍾秀異身同腸合成一
人千妖萬惡無所不作者實是國運所關而亦爲得不致
憾於孔仁之天也甲乙間當國榮放恣跳踉之時驚心駭眼
之事不一其端喧謗溢世莫不唾罵或云亂國之妖物或云

亾家之孽產於是乎主問客答街談巷議無不以嘲評
國榮為消日之資無家不然無人不然渠亦有耳豈不
剩聞每以罵渠之言謂以謗 東宮增衍架鑿訐訴
睿聽此所謂浮言者也當時 東宮潛德克施令聞日彰
延頸願戴大小同情苟非五宦不倫亡竄都逃之人寧有
造謗訕上之事設令惟鬼之徒心懷不測屋下密言容或
有之又寧有犬言章說狼藉不諱至令及入於國榮耳
之理哉國榮自做自傳自唱自和入告出揚動稱保護藉
賣貳極而誇以隻手擎天排擯異己則驅以剪除羽翼
及其寵隆官赫勢成威立侮慢君上如儕友詬此臣僚

如奴隸生殺任俄頃之喜怒黜陟在朝夕之舒慘古人所云
手握王爵口卿天憲者猶未足以形容其萬一人皆緘默
結舌惴慄重足望風而詡其純忠大節捧手而讚其殊勲
偉烈若聞宿衛所三字如聞空中之霹靂渠乃巍然自處
以伊傅周召以上而諸葛武侯韓魏公以下等輩所不屑數
四十八萬之頌新莽十有三省之祠忠賢古今豈相遠哉國
榮之罪擢髮難數而撮其大者則渠以私嫌亂殺無辜
蟒蝮　聖德淳穆初政其罪一也　中殿仁孝有盛德而渠乃
交搆兩宮梱闕之內和氣索然迫請　東朝稱有腹病至下
諺教旋納渠十三歲幼妹號為元嬪偃處正殿以為奪嫡

專國之計其罪二也渠妹死後曰以揀選之不可再行嗟
德相上某樣道理之疏養湛為子名以假東宮欲阻
聖嗣誕生之路其罪三也中殿侍人杖劒咆喝酷刑
誣服擬行瑤華之事其罪四也其餘向上不道之
事無禮不忠之言不可殫舉言徒汚口向使渠果是
保護儲君奠安宗祏之純忠大鄭則數年之內何以
猝變為欲絕君嗣要害國母之劇逆大憝耶國榮雖
是前無後無之妖賊然便亦年少沒知覺之一蛇蝎一
魍魎也至於鍾秀則渠之受知被遇今古無兩渠若一分
人心亦當知感圖報而竊弄威福罔上誤國既已無復餘

地一至於已亥國榮之事渠又畫策助成及國榮之
被黜也至勸其兄鍾厚忙忙上請留疏於千里之外其
言以為國榮國之蓋臣有帛劒在山之勢不可一日去朝
其後因 上教不得已雖論國榮〻〻大罪一不臚列只
以皮膜草〻塞責而每聞人言國榮事若已受刃攢眉
不答猶望國榮之復起圍束卒徒以待之至於福璪之獄自任
光南之奏顯有交通之跡渠之為國榮一死之心孰不知且
渠前後立朝不為不久無言不進無計不從而曾無一言半
辭之及於君德政謨民憂國計而搖頭轉目出喉懸口者
只是某殺某減某竄某塞等事而已末乃以五条凶言欲

為嫁禍於人而造誣之根終歸於渠鍾秀之一生伎倆欺世
盜名黨同伐異忌成樂敗凶國禍家畢竟所成就者背恩忘
義誣 聖詔 君締結妖賊同惡相濟屢興大獄魚肉人命使
世道壞亂人心陷溺以至今日莫可收拾鍾秀之罪實浮於
國榮可勝痛哉
正廟之在春邸也戚臣金龜柱之從叔漢祿者為龜柱陰募
死黨將謀危國本引胡寅論唐中宗時事其言絶悖 正
廟雖燭其逆節以事閑 聖躬貸而不問及 王新遭大喪
主勢孤危羣凶餘孽乘時益張脅持壅蔽至賊臣權裕之
疏而其計又欲沮敗 先王已定之大婚老臣忠愛之語發於前席

三揀不為之說行於一世禍將滔天聞者寒心賴　貞純后聖明炳
幾折奸力扶大綱遂以壬戌行　嘉禮　宗社得以復安自　王之
親總萬機嚴叔隱而辨忠逆甲子首施裕逆律營護凶賊
目無君母者舉國之罪人也追削沈煜之官爵公肆矯誣甚間
兩宮者、慈聖之罪人也竄洪在敏于海島干犯　先王義理陵
逼莫嚴者三朝之罪人也賜金達淳死為奸宄窩主上下四五十
年本乎龜祿之宄圖援以煜裕之逆案陷一世於夷狄禽獸之域
者金鍾秀為之魁實萬世之罪人也丁卯追施逆律黜左庭
享龜柱漢祿並與其徒黨支屬各以其罪〻之於是乎天討大
行國是乃定有所謂西洋學者自北而來斁倫敗教流染傳

習人多註誤遂亟施誅鋤闢之廓如者乃 王衛道斥邪之大
政而龜祿之徒藉其事搆殺 惠慶宮之弟洪○任遂及
廢宗祠〻之妻與其子湛之妻非 王之意也後 王辛復
洪○任官出祠之諸子女子島置第而嫁娶之乙未仁陵誌狀

辨誣奏文上之二年辛亥正月辨誣陳奏使金景善副使李奎祐書狀官李升洙大提學徐箕淳

謹奏為敢將臣本生祖辛酉罔極之誣瀝血陳聞冀垂照察
事臣之高祖莊順王諱○有二子長即臣之曾祖恪愍王諱○
次即臣之本生曾祖故世子諱○也恪愍王曾於雍正乙巳奉世宗
憲皇帝恩勅冊為世子不幸早卒無子臣之本生曾祖繼於乾
隆丙辰奉高宗純皇帝恩勅又冊為世子聘領議政洪○○

女為世子嬪生子即臣之祖恭宣王諱。而恭宣王異母弟又有三人長即臣之本祖恩彦君諱。次曰恩信君禛次曰恩全君禛也臣之本生曾祖又不幸早卒而恭宣王又奉純皇帝恩勅冊為世孫莊順王深惟宗統之重命恭宣王為恪愍王後至恭宣王襲封之初又蒙純皇帝曲垂體下之恩特許追封之典此蓋莊順王以下繼序宗支之大畧也臣之本生曾祖仁孝聰明令聞夙彰早膺封典備位貳邸莊順王特令代攝國政凡十有餘年五廟之祊祏有托一域之愛戴同情而嬪之父洪。。以肺腑之親為莊順王所眷毗嚮用伊時有戚臣金龜柱以戾氣所鍾天賦凶慝內憚

世子之英明外嫉○○之當路其處心積慮日夜所醞釀排布惟謀危世子是急嘯聚逆徒倡造凶言期欲使他日有國家者不在於莊順王骨肉而始以勢利傾奪之心終為羽翼剪除之計必欲殺洪○○幸賴莊順王慈覆恩勤終始無間逮至辛午臣本生曾祖早世而恭宣王以其子冊為世孫三百年統緒安於盤石非龜柱輩所可移動則反欲陽托保護之名陰肆不軌之圖至辛卯龜柱及其叔漢耆乃與臣之本生曾祖同母妹和緩翁主之子鄭厚謙表裏團結以洪○○不利於世孫將欲推戴恩彦君兄弟白地譎誕百計恫嚇真若宗社危亾之機迫在呼吸恩彦君兄弟幾不能全賴恭宣王孝

友根天涕泣力保得緩目前之禍而恩彥君兄弟竟至於謫徙
遠地恩信君禛遂致夭死而莊順王旋亦明燭其誣即賜宥
還噫彼龜柱厚謙輩以其地則城狐之至逼也以其勢則騎虎之
難下也其讐視貳邸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則渠輩夫安有一毫為
世孫之心也特以假托保護先害恩彥君兄弟次殺洪○○使主
勢益孤駭〻為動搖國本之計而渠輩平日之所醞釀排布者
將沛然無所顧憚矣以天之靈以宗社之福以莊順王之明燭無
遺以恭宣王之孝友無間雖有龜柱厚謙百輩終不敢售其凶及
至丙申恭宣王襲封之初昭布龜柱罪惡極之海島以辛卯事為
一大罪龜柱雖竄黜傳襲其凶論者寔繫其徒有金鍾秀即

其徒推為渠帥而凶譎陰賊之尤者也伊時又有洪國榮以天生妖孽夤緣倖會窃弄國柄則鍾秀翻身締結滚成一團慫恿國榮恣行威福而以辛卯之末逞厥志者至丁酉而凶焰復噬駭機暗張又以推戴之誣獄伯地鍛鍊意逼殺恩全君禎此乃鍾秀所陰嗾而國榮為其操刀者耳恭宣王以禎之死為終身悲恨嘗曰予於勝御有丈夫子當為禎立後齎志未遂彼龜柱鍾秀之黨既死恩信君又殺恩全君亦可以慊於心快於志而尚著厭其信〻耽〻必欲甘心又在於臣之本生祖一身以無形沒捉之案為一倡百和之論必欲使恭宣王不能容一弟於天壤之間而恭宣王終始保全之至誠惻怛可感神明終恭宣王在世之日凶徒亦不敢下手逮夫庚申

恭宣王薨逝臣之父宣恪王冲齡嗣服領議政沈煜之本以龜柱之
私人兼為鍾秀之血黨當艱危之會竊威福之柄幸國家有變
謂此時可乘至翌年辛酉臣之本生祖先受其毒鋒噫嘻甚矣
伊時小邪不幸有邪黨之獄即所謂邪鮮之教乃天地間至凶至惨
蔑天理亂人紀之尤者討之誠有辭而煜之輩反藉此為擠陷異己網
打一邊之資締結羣不逞之徒公肆羅織恣意蔓延至謂臣本生
祖亦染邪教敢以千萬不當之目被之千萬不近之地嗚呼恭宣王墳土
未乾國勢阽危而彼煜之以先王為無能也而背之以嗣君為幼冲也
而藐之撑腸拄肚只有紹述龜柱鍾秀之凶戕害恩彦君之一念恭宣
王至誠全保之一同氣而殺之天下寧有是也尤所痛心而刻骨者臣

之本生祖即一憂畏待盡之人也與世相絶未嘗有外人閑通耳目不及於邪書聲氣不接於邪徒煥之輩亦豈不知而特以非此案則無以逞其誕非此誕則亦無以逮其駁於是乎搆出路粹誕孔之狀勒成楚英事佛之案洪○○之子○任亦未免敲入此獄混被其殺四丁年間禍心之所蓄積殺機之所排布至是而遂露無餘始也根抵於龜柱終焉結局於煥之所謂邪教之目特不過藉口於一時者耳公議尚有未泯舉國為之齎悲則渠輩急欲箝制一世使小邦之人不敢議其後又必欲達之天聽暴之天下丹書鐵案至登於內府之藏則此累無可洗之日此案無可脫之地竟至有誣奏之舉謂天日可眩謂倫紀可蔑謂天下後世可欺小邦素以重禮義尚貞信

見稱於前史至於我聖朝視同內服偏沐賊化前後獎諭蓋未嘗
處之以執物之外不幸辛酉一奏為凶徒輩欺天誣人之資使環東土
數千里自陷於禽獸之歸凡有血氣孰不崩心切齒思有以一洒也
逮夫宣恪王年紀始盛明習國事深追恭宣王志事凶徒行凶臆
干犯凶逆者次第誅鋤龜柱鍾秀煖之輩前已身死並施追律國
是始定而臣本生父兄弟俱以數十年幽廢之蹤舉蒙一朝拯拔之
恩出自窮島安處城闕子孫嫁娶始得以成人皆出慈念之所
庇臣之私家一門保有今日莫非宣恪王追闡先志曲意全保之
澤也況臣猥以眇末蒙被我聖朝恤小繼絕之恩忝嗣藩服為一
國主而臣之本生祖誣案自如尚為不瞑之冤不思所以仰首辰

籲冀幸天日之照燭則何敢一日安面之位上副聖朝懷綏之恩
下慰兆民蘄嚮之情乎竊伏念小邦自先世以来凡屬先誕
莫不登聞伸暴仰邀昭雪之典亦非一二曾在道光辛巳以
臣高祖莊順王封冊時事編入皇朝文獻通考而康熙壬寅
本國奏文有誣及莊順王者先臣宣恪王大加驚痛瀝血哀
懇詳陳前後事實幸蒙我先皇帝仁侔天地明并日月曲垂
體恕劃賜辨正至使內府已印頒之秘籍特命刊改天章昭揭
幽明無憾宣恪王以皇恩之出常先誕快伸告于先祖之靈大
小臣庶感戴洪渥第以小邦前後奏御之文亦備內府編輯之列
凡天下同文之重不以中外而有間也然奏之自本國編之在內府則

事之虛實奏之真偽專係於小邦如壬寅奏文之至凶誣也而小邦之不能早辨由前言之特以嚴畏為心以瀆褻為惧而已由後言之不敢早辨於未編書之前而不煩刊改於已編書之後其為瀆褻不滋大乎臣尤以是為惧敢此專奏今若只據辛酉之誣而為辭則前後羣凶為鼎為撓為鬼為蜮禍源有自來世變至無窮非常情常理之所可測者無以輸露雖軒鏡高懸禹鼎垂象聖朝威靈明臨萬里而亦何由悉燭無餘乎是知臣之本生祖雖死於辛酉而啓機已兆於辛卯以前以臣本生祖而為故世子死為恭宣王死此若不明白言之雖曰辨之與不辨同長遊之魂魄私憾將無窮已傳所謂有不辨〻之不明不措者政為臣今日準備語也茲

敢不避嚴畏不揆瀆褻謹將前後事實齎心虔誠披瀝肝
膈而悉陳之緣由敢將臣本生祖辛酉冈極之誣瀝血陳聞冀
垂照察事理云云焉